



情
话

041

第二辑

主编·叶雯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来到这倭寇国，她成了个被鄙弃、被仇视的『唐土人』，
不仅要忍受将军府的大小姐对她极尽欺负之能事，
还要忍受长公子对她长达三年的

骚扰——

夏
夜

【幕府时代系列】之~

挑情帝君

编者语

曾经，周华健的《花心》唱遍神州；曾经，《泰坦尼克号》爆棚世界票房；曾经，戴安娜的《风中之烛》全球卖断市……人们都是冲着她们共同的主题——爱情而狂疯的。静思下来，人们不得不认同这样一个道理：不管是在哪里，不管是在什么时候，爱情都是人类最古老而又新鲜的话题。

因为爱，所以爱，爱情不需要理由，爱情没人能掌握。这自古以来，不管是帝王将相，还是平民百姓，只要有男女，就会有发生的情事，不管历经多少时日变迁，她还是永远会重复上演。有人经历了一次，又想再尝试不同的另一次，也有人一次就达到理想，更有人屡试屡败。于是，“曾经拥有”就产生了各种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。

爱是神圣的，很多女人用一生作赌注，去刻意创造男人的辉煌。然而，相当数量的男人到达一个光辉的顶点后，又盯着前面更宜人的风景。凡人如此，帝王将相就更不在话下。所以，“花心”的命题成了人们津津乐道、永远谈不

完的话题。像香港风流才子蔡澜直抒告白：“从前的社会，一个男人可娶四个老婆。到了现代，竟要把自己约束得这样辛苦，真的好悲惨！”——所以有了让梦划向你的心海的花心。而多情的黄霑更是断言：“专一的男人，世上绝少，大多数喜欢倚红偎翠，兼收并蓄，左拥右抱。”——只怪造物主弄出男人的“贾宝玉性格”来！

当然，我们不赞成泛爱，泛爱引致滥交，会造成地球人类无序增长。但是，“花心”的爱情故事却在这个地球上客观存在，迴避是不真实的，故《花心情话》系列推出的内容，集有古今传统、怪异、轮回转世、时光倒流等各型。千奇百怪，无奇不有。

爱情故事人人会写，像琼瑶就把爱情故事写到了一个高度。而《花心情话》系列却是另一高度的风景线。尤其是故事的巧妙结构，文字的洗练程度及情节的跌宕起伏，让人沉浸在纠结情痴，爱恨交加的情绪交织中，就好像历经了一场又一场的纸上爱情战，是那么刻骨铭心、铤肤刺骨。

“问世间情为何物，直教人生死相许？”这就是爱。

《花心情话》系列以新的格局，新的创意，会让您的心怦怦跳个不停……

2001.11 叶 雯

序

夏 夜

这是一个参考镰仓幕府时代的历史背景所虚构出来的故事。

为了应出版社的要求，写一本有关日本幕府时代的小说，我查阅了一些日本镰仓幕府时代的资料，想从中寻找可以架构小说虚幻内容的背景。结果不是太令人失望，小夜很快便找到一些能够天马行空发挥的幻想事件。

大概是大学时代改写历史故事，改写成了兴趣吧，即使是在虚构小说的时候，小夜也喜欢将其架构在真实的历史背景，然后开始发挥小夜乱七八糟的想像力。不过，虽然是以历史作为背景，小说里的情节发展倒也没有牵涉到真实的历史史迹。

这是一个完全虚构的故事，虚构的人、事、物。或许有些小说人物看起来似乎有历史人物的影子，但其实是毫不相干，那只是小夜虚构世界中的一批人。

而书中所写的一些故事情节，看起来好像来自历

史，事实上，也不过是一种天马行空、脱离现实的幻想罢了；但历史的发展是小夜想像的来源。

虚构的小说中史事虚虚实实，有许多地方是小夜的游戏笔墨，可别当作史实看了。至于某些需要引述历史以加强故事性的地方，小夜下的功夫可是真的呢。

大体上来说，这本书小夜写得蛮愉快的，因为小夜向来深好日本文学，对日本古代的风俗文化、生活习惯等，也有相当浓厚的兴趣。所以写起以幕府时代作为背景的虚幻故事时，也写得格外愉快。

虽然小夜可能写得不是很好啦，有些动用到的器物名称，或许无法非常认真的去查证，这是我的遗憾。

总之，虽然是第一次尝试以异国历史背景作为小说的题材，但还好不是写得太痛苦。在虚构故事的过程中，小夜发现了一件事——我稗官野史真的看太多了，好像还有点走火入魔，连写小说的方式也会被它影响到。

不过，稗官野史至少还有牵涉到一点史事，小夜则是完全脱离了真实的历史。话说回来，这次能虚构得这么顺利，想来还是稗官野史看太多的缘故哩。

第 一 章

中国 宋代末年

一对形貌诚朴、衣着寒素的中年平民夫妇，手里拉着一个年约五、六岁的女童，匆匆忙忙地跑进一座寺庙中。

他们一见到正在佛殿上打坐的僧人，便忙不迭地奔到他身边。

“大师，听说您答应那些日本国人的要求了？”那名中年汉子急促地开口问道。

那位僧人听得有人说话，便睁开双眼，抬起头来。

只见他慈眉善目、容止祥蔼，两道长眉皓然如雪，清癯的容颜有几丝岁月所留下来的沧桑痕迹，俨然是一位年老而有道的高僧。

他缓缓地起身，双掌合什：“阿弥陀佛。确实是如此，老纳的确答应了日本国的北条大将军，动身前往日本。”

这位高僧，是受到当时日本镰仓幕府的北条大将军礼请，欲远赴日本镰仓为一寺院开山住持的临济宗高僧。

“大师，日本国是海上国度，离我们唐土又这么的

远，为什么您要答应他们的邀请，去他们那个什么寺的做住持呢？”中年妇人不解的问。

“阿弥陀佛，老纳之所以答应，原因无他，只是因为北条将军建造这座寺庙的原意，乃在于开吊蒙古两次征伐日本所造成的数十万无辜伤亡者。老纳想这宗旨原是好的，没有拒绝的理由，因此老纳便决意去了。”那位大师缓缓地说道。

公元1268年，蒙古帝国的第五代大汗忽必烈，派遣使者逼迫日本对蒙古帝国朝贡，遭到日本朝廷的严厉拒绝，所以在公元1274年的时候，忽必烈派遣船舰九百艘、兵士三万多人远征日本，一番激战之后遇暴风雨而退兵。这是蒙古第一次的征日作战。

在公元1279年，忽必烈再次遣使赴日，命令日本朝贡，但受到当时的镰仓幕府大将军——北条时宗的拒绝，并斩杀使者周福等人，因此又有公元1282年的二度征日战争。

这一场战役中，忽必烈派出东路军四万、江南军十万赴日，但在作战过程中又遇上大风暴，导致元军的船舰沉没损毁，将士折损大半。

这两场战役的发生，对元、日两方都造成严重伤亡，许多人在这两次战役中失去了生命。

而为了吊祭这数十万的伤亡军民，镰仓幕府的大将军特地起建了一座寺庙，并礼请中国宋朝的高僧前往开山住持。

“这……既然大师您心意已决，我们也不好多说什么。只是，大师您这一走，这个丫头该怎么办哪？”中年汉子说出他们今天的来意，指着身边那个瘦小的女童问道。

“是啊，大师，舍儿当初是您所收养的，现在您要到日本那么远的地方去，舍儿要怎么处置？”那个妇人也跟着急忙问道。

“这……”大师闻言，面露难色，低头看了那名小女孩一眼。

那个年方五六岁的小女童也正抬头望着他，一双灵动慧黠的大眼异常清澄。

宋朝年间，国势一直积弱不振，屡有外患进犯。特别是现在，蒙古帝国在中原境内为祸扰民，导致生灵涂炭、民不聊生。

民间贩卖子女以求生存的有之，失去父母亲友、流离失所的孤儿也不少。

五年前，大师在云游四方之时，意外发现了一个襁褓中的女弃婴。大师怜悯弃婴戟然一身、孤独无依，便大发慈悲收养了她，取名为舍儿。

因为大师是出家人，无法抚养小孩，因此就将婴儿带回他所修行的寺庙，拜托邻近的居民夫妇代为养育，他们就是眼前的这对杨姓夫妇。

不过，虽然舍儿是由杨姓夫妇所养育，但这五年来，舍儿一切的生活所需仍旧全由大师供给，杨姓夫

妇只不过代为照顾罢了。

所以现在大师要离开中国，舍儿要交给谁继续收养，就是很大的问题了。

“大师，您可不能把舍儿就这样丢给我们啊！您知道我们是穷苦人家，连自己的孩子都快养不起了，怎还有闲钱养别人家的小孩？”中年汉子急忙说道。

那个妇人也跟着说：“当初您将这捡来的小孩托由我们照顾，我们是很乐意，就当是做件好事嘛。但如果大师要把舍儿丢给我们收养，那我们夫妇可万万做不到了，我们没那么多钱。”

大师闻言，叹了一口气：“你们说的，老纳都明白。”

如今时局艰难、百姓穷困，连自己的孩子都养不起的多得是，他自然很能了解杨姓夫妇的苦衷。

“你们放心吧，老纳不会麻烦你们收留舍儿的。”

杨姓夫妇听了，这才松了一口气。

其实，他们也不是真的不愿意收养舍儿，只是确实无能为力啊……

“那大师打算怎么做？”他们关心的问道。

“为今之计，也只好将舍儿一起带到日本。到了那里，老纳再另想办法。”大师说完，低头望着静立一旁的女童，问道：“舍儿，师父要到一个好远好远的地方去了，可能不会再回来，舍儿愿意追随师父吗？”

虽然明知除此之外也无路可走，大师还是征询一

下那个小女孩的意愿。

小女孩神情平静的望了大师一眼，乖巧地点点头。

她只知道点头，却不知道在那遥远的国度里，有着什么样的未来在等着她，等着改变她的一生……

日本 镰仓幕府时代

公元 1185 年，当时的两大武士氏族——源赖朝族及平清盛族，战于坛之浦，平氏一族大败，源赖朝入京受日本天皇封为大将军，在镰仓这个地方建立属于自己的政权，形成所谓的镰仓幕府。

镰仓幕府原是属于源氏一族的政治力量，但在源赖朝死后，镰仓幕府的政权为源赖朝的岳父——北条时政，及其岳母所夺。此后，镰仓幕府便成为北条氏一族的势力，由北条氏出掌其最高统治者——大将军一职。

由于当时幕府的上层将士崇尚佛教，历任幕府大将军又都是佛教的虔诚信徒，现任的这位北条大将军自然也不例外。因此，他礼请宋朝的高僧来到日本，同时大兴佛寺，而幕府中将士们也常在战后到寺院中打坐沉思。

大师受到大将军的礼请前来日本之后，便在元觉寺担任住持。

他请人在寺庙外另建了一栋简单的小屋，作为舍儿的住所。舍儿来到日本以后，便一直独自住在那栋

小屋，但日常时候仍会在元觉寺里走动。

一日，年仅六岁的小舍儿向大师问一个问题：

“师父，为什么您要搭船来到这么远的地方，替这些说着我们听不懂的话的人诵经呢？”

大师微笑着回道：“舍儿，你还小，所以还不懂。我并不是替这些日本人诵经，我为的是超渡那些在两次对日战争中牺牲生命的军民。战争是残酷无情的，许多人因为战争而失去他们原有的幸福，战死的人更是无辜堪悯，所以师父要为这些亡魂超渡祈念。”

小舍儿听了，似懂非懂的点点头。

“舍儿，你真的能明白吗？”大师知道舍儿本性聪敏，相当有慧根，可是她毕竟年纪还小，也许还不能了解佛法中的所谓大爱。

“不是很懂，但师父说过的话，舍儿会记住，慢慢的舍儿就懂了。”舍儿乖巧地说。

大师慈爱地摸摸她的头：“舍儿乖。在那两次战役中，也有许多的伤亡是我们宋人同胞，如果你有时间的话，也多为那些无辜战死的人们诵经祈福吧。”

“是。”舍儿答应了。

或许在那些死于战火的无辜军民中，也包含着舍儿的亲生父亲，大师感伤地想着，但却没有说出来。

收养舍儿这么多年了，他从来不曾向舍儿提起她的身世，聪慧的舍儿也不问，将她在佛寺长大视为理所当然一般。

她不知道她的亲人是谁，只知道师父是养她的人，所以她一直很听从大师的话。像现在师父叫她诵经为战死者祈福，她二话不说就答应了。

从此以后，舍儿夜里回小屋歇宿，日间就来到寺里的佛殿上诵经打坐，从来没有间断。

光阴荏苒，不知不觉，舍儿已在日本镰仓这地方度过了八个春秋，由当初那个垂髫的黄毛小丫头，长成一个娉婷袅娜、亭亭玉立的姑娘，一头秀丽的青丝长度也已然委地。

她仍每日来到佛殿礼佛，念经打坐，静若止水的生活态度数年来如一日，仿佛岁月的流逝所带给她的影响，只有一头委地青丝，以及日益成熟的美貌体态。

舍儿似乎非常安于这种几乎如同出家人的平淡生活，然而，看着舍儿日复一日地出现在佛殿上的身影，大师却觉得有些不安。

他知道不能再让舍儿这样下去了。

虽然舍儿自幼诵经念佛长大，但她毕竟不是出家人，怎么好一直这样下去？

其实他也有想过，干脆替舍儿剃度，让她皈依我佛。可是他早就看出舍儿尘缘未了，不宜出家，否则当初也不用拜托杨姓夫妇代为照顾她。可现在舍儿这个样子，简直已跟出家人没有两样，他当初收养她的用心岂不走样了？

当初他只是希望舍儿能多为死于国难的无辜亡魂

祈福诵经，并未有心渡她入佛门啊。如果舍儿能皈依我佛，他自然高兴，无奈她尘缘未了，即使遁入空门也没有意义。

何况，佛寺一向不允许有女人居住，虽然舍儿并非住在元觉寺，但她终日待在元觉寺，万一教那些前来静修打坐的将士们见到了，也不成个体统。再说，舍儿也渐渐长大了……

这是他最顾忌的。

他早就知道把舍儿送走是必然要做的事，可是长久以来，他一直不知道可以把舍儿托付给谁，否则事情也不会延宕至今，而现在他又能怎么做呢？

出入元觉寺的幕府上层将士不少，但有谁会愿意收养舍儿？

元人两次对日发动的战役，对日方造成相当大的伤害，而且元人对待日本朝廷，也常施以压迫手段，所以日本国方面对元人通常是采取仇恨、敌对的态度。

虽然舍儿是中原人氏，不是北方鞑子的后代，但听说中原如今已是元政权的天下，“唐土人”就是日人的仇敌，谁管得了谁是元人，谁又是宋人呢？

舍儿身为唐土人、异族，又是日敌，倘若能不受排挤仇恨，那就是很大的幸运了，他实在不敢想像谁会愿意收养她？

唉……真令他烦恼。

近来令大师烦恼的就是这件事。他不曾向舍儿提

起，但心里明白这事迟早要寻个了局。

一日，一位常到元觉寺打坐沉思的武将一如往常的来到。

这位武将名为筑紫镇康，在镰仓幕府中担任“评定众”这个重要职务，是北条大将军手下的要臣之一。

筑紫镇康经常出入元觉寺，和大师相识也有三四年的时间，两人时常交谈闲聊，交情算是不错。

这日他来到元觉寺，见大师似乎面有忧色，便问了起来。

大师见问，也就将他所烦忧之事告诉筑紫镇康。

未了，大师叹道：“虽然舍儿至今的生活情况也还不错，然而，老纳身为一个出家人，实在无法一直收留她，但又找不到可以照顾她的人，所以老纳不得不烦恼。”

“大师，这事您何不早说？”筑紫镇康听完之后，如此说道。

“大人，您此话何意？”

“不瞒大师说，我有一个女儿，今年十七岁。我想替她找个可以陪伴她读书习字的贴身女侍，却一直没有适合的人选。既然现在大师有这个问题，那不如把那名姑娘交给我，我代大师收养她，也顺便让我女儿有个伴。”

“这……依大人这么说，岂不是要舍儿做下人？”大师听了，显得相当不乐意。

他并不敢期望有高官显族收养舍儿，但也不希望舍儿被当成奴才使唤，这对她并不公平。

“大师不要误会，虽然名为女侍，但实际上我会将她当成自己的女儿一般照料，大师不需要担忧。”

“是这样的吗……”大师闻言，不由得犹豫了。

筑紫大人官居“评定众”，若他真能视舍儿如亲生儿女，至少舍儿可以衣食无虞，还有机会学习日本的语言，和其他人接触沟通，可以说是很不错了……

长久以来，舍儿日复一日的在元觉寺里诵经、阅读佛典，虽然知道的学问也着实不少了，对中国的文化亦有深厚的认识与了解。但她在镰仓住了八年，因为没有和其他人有接触的机会，所以连一句日语也不会说。

大师深思熟虑了一番，认为筑紫大人年长可靠、为人正派，确实是可以托养舍儿的对象。何况筑紫大人既然要为自己的女儿找一个可以伴读的聪慧侍女，舍儿倒也是不错的人选，因此心下便决定让筑紫大人认养舍儿。

“既然如此，那么就有劳大人了。”

“大师客气了，反正我不替大师收养那个女孩，还是得另寻他人，说起来，还是我该感谢大师才是。何况，既然是受大师陶冶、教育长大的孩子，想必气质、修养一定都不错，正好可和我家女儿作伴。”

大师微微一笑。“不知大人何时会带走舍儿？我可

得先跟她说一声。”

“这不急，由大师决定就是。”

“阿弥陀佛。老纳谢谢大人慈悲，也代舍儿向大人说声谢。”大师双掌合十，略一欠身。

“大师不用客气。”筑紫镇康连忙还礼。“说起慈悲，我可远不及大师。大师慈悲为怀，愿意收养一个非亲非故的孩子这么多年。而我，只不过是刚好府里需要多一个孩子罢了。”

“这也算是有缘吧。一点善心，便能结下善缘。”

“大师说的是。时候不早，我也该告辞了。大师，那个孩子的事，就麻烦您了。”

“应该的，大人慢走。”

“大师告辞。”筑紫镇康起身走出寺外。

午后时分，一位身形纤细的小姑娘坐在元觉寺中的一条小溪水旁。

初秋的西风轻轻吹拂着，撩动她长度曳地的发丝如波浪一般，微微飘动。

这位姑娘有着一张清丽脱俗的绝世容颜，白皙的肤色如不染垢的美玉一般，小巧的五官精致而完美。虽然看起来年纪还甚小，但她的美确实惊人。

她穿着一身紫色桂衣（家居服），简单朴素、美而不艳，反而更衬托出这位姑娘的气质，优雅的一如紫藤花。

她坐在水边，比秋水还清澄的美眸望着溪流，目光时而随着水面上悠悠飘过的红叶而去。

看着水中的红叶，她突然想起从前一个“红叶题诗”的故事——

在唐僖宗的时候，宫里有一个姓韩的宫女，题诗在红叶上，自御沟放流而出，被一个名叫于佑的人捡到。后来经过一番缘故，他们两人最终结为夫妻，成就了这一段红叶良缘。

为什么突然想起这段故事？她不知道。或许是因为看到红叶，一时有感而发吧。但她不禁有些好奇，如果她今天也在红叶上题字，随溪流而去，是否也会有人拾到它呢？又会是什么人捡到它？

她很想想像，但却想像不出来。

她的脑袋大概不适合用来想像吧。舍儿心里不禁这么想道。

自从她有记忆以来，就是师父收养了她，她一直住在师父所委托的夫妇家中，从来不出门。后来随着师父来到日本，她每天或在佛殿上诵经打坐，或在寺中僻静处闲走，这样的平静日子她过惯了，似乎也不需要去幻想些什么。

可是，她不禁迷惑了——望着悠悠逝去的红叶，为什么她的心里竟也如溪水一般，不能平静呢？

舍儿正感到困惑，只见大师遥遥的从那一边走来。“舍儿。”